

釋僧祐

——撰制經錄信施造像之律學大德

王鵬凱

一、前言

佛教雖肇自天竺，而今幾近絕跡。回視中土，自漢末佛教東傳以降，仍能經藏無缺，僧徒衍蔓。歷來僧家撰有史傳與目錄，使列代高僧弘法之事跡賴以流傳，古今經藏之翻譯與存佚亦得以稽考。我國佛教能延綿不絕，這兩類撰述貢獻頗大。中國佛教史傳與目錄源出律學沙門之說，近人已曾言及（註一），釋僧祐為一律學大師，考其著作，猶釋氏之遷、固、向、歆，故為文以明此一代大師之學術地位，及其對佛教之貢獻。

二、生平、師承授受、著作

僧祐事跡見《高僧傳》卷十三（明律篇）、《梁書》卷五十、《南史》卷七十二（劉勰傳），而以《高僧傳》所言最詳明：

釋僧祐，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建業。年十四，至定林（寺）投法達法師，及年滿具戒，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即一時名匠，為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永明中，敕入吳，試簡五眾，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二寺）及修繕諸寺；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決。年衰脚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凡白黑門徒，一萬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一八）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四四五—五一八）初祐集經藏，既成，使

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此處言祐公生平事蹟，並提及祐公習律於法穎。《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有自撰之《十誦義記目錄序》云：「為義記十卷，敬述先師（法穎）之旨。」《高僧傳》卷十三《釋法穎傳》略稱：「穎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寺）。撰十誦戒本。」可知，祐公之律學及信施造像，頗受法穎之影響。

《出三藏記集》卷二《銓名錄》和卷三《迦葉維律》，均言及其「先師獻正」。獻正指法獻，《高僧傳》卷十四《興福篇》有傳，稱法獻「博通經律，善能修葺寺宇。」並曾遠適西域，尋法譯經，至于闐受阻而返，未能如願往觀聖跡與請回《迦葉維律》。祐公《釋迦譜》自序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之言，是該編不特記載佛祖生平，且述及印度之聖跡。豈法獻西行既失意東歸，僧祐復不能繼其遺志尋法瞻禮，故借撰述以稍伸其意耶？法獻西行兼具尋經之意，非留心佛法者，不能生此意念。祐公之《出三藏記集》則述佛陀寂滅後教法之流傳，以至輸入中國之故事，與《釋迦譜》實表裡相應，或亦繼承法獻思想也。故祐

公目光非徒局限於中土佛法，且能上溯西天之源流，此或出獻公西行之影響也。（註二）

祐公白黑門徒凡一萬餘人，著名者如智藏、慧廓、寶唱、明徹、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劉勰等人。其中如劉勰即依僧祐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所著《文心雕龍》一書，對中國文學之批評，影響深遠，該書與佛教之關係，已有人為文探討。（註三）其他出家弟子於佛教亦多所貢獻，足見祐公不論對帝室或社會，皆為一位深具影響之律學大德。

祐公之著作，除前述之《釋迦譜》五卷、《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外，今尚存《宏明集》十四卷，另已佚者為《法苑記》十卷、《世界記》五卷。《出三藏記集》中且有《薩婆多部記》五卷、《法集雜記傳銘》十卷、《十誦義記》十卷，前者載律學師承傳記，後者為律學義解記述，二者為古來薩婆多部「十誦律」學之著述，惜已亡佚。

三、首部華人編集之佛傳——《釋迦譜》

祐公以諸經所記佛陀生平「群言參差，同異莫齊」（《釋迦譜·序》），故乃抄集眾經中佛陀之事跡於一書，以便省覽，成《釋迦譜》五卷。其自序又言「萬里雖邈，有若躬

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實欲突破時空之限制，使人如同面對釋尊之事跡。蓋西行求法瞻禮，實非易事，不論海陸，西行皆履跨危絕，往往結旅成群，還則顧影唯一，故得以瞻禮聖跡者，百不得一。祐公此著，欲使人如臥遊天竺，如該書卷三〈釋迦留影石室記〉，於記文之末註云：

窟在那乾訶羅國，古仙瞻蔔花林毒龍池側，青蓮泉北羅刹穴中，阿那斯山巖南。

於佛影石窟之方位，記載如此詳細，歷歷如在眼前。

是書共分三十四譜或記，引用佛經凡四十一種，將釋氏生平與有關事跡，按事分類標題，如「釋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姓譜」、「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等，並將有關經文排比篇中，甚易檢讀。至於經文排列，有兩種方式，一者將記事相同而內容有異者排比，令讀者自行比較同異；一者以一種佛經為某譜之本文，另以該譜內容相關之佛經於本文某句之下，以雙行夾注之方式，標出彼此同異之處，祐公亦於夾注中說明已見，並加論斷。

北涼曇無讖譯有《佛所行讚經》五卷，劉宋釋寶雲譯有《佛本行經》七卷，不免參差莫齊，此祐公《釋迦譜》著作動機之一：欲成一

書以綜理眾說。祐公之後，隋僧闍那崛多譯出《佛本行集經》六十卷，唐釋道宣更集《釋迦氏譜》一卷。前者省覽不易，後者失之太簡，皆不如祐公《釋迦譜》能綜理眾說且便於省覽，是亦此書價值之一也。

四、現存最古之佛經目錄——《出三藏記集》

佛典浩瀚，如無分類周密之理想目錄，不惟學者無法探索其中奧義，甚且有不知從何讀起之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東晉道安始撰為經錄（註四），安錄今雖已佚，然其全部似已為祐錄采入，讀祐錄可以想見安錄，猶之讀班志可以想見劉略也。（註五）佛教目錄學之存在，除導引學佛者如何尋驪探珠外，並能循目搜集，編修刻藏，使佛典代代相傳，永久不息。又「目錄學史中，最值得我們敬佩的，仍是佛經目錄。」（註六）是佛教目錄學於佛教或學術上，皆有其不可忽視之重要性。祐錄猶釋氏之《漢書》，則其價值不言可知矣。祐錄之內容大要，略述如下：

一、撰緣記：

卷一：先敘印度佛經結集傳授源流

次序三藏八藏等名稱

次論胡漢譯經音義同異凡五篇

二、銓名錄：

卷二：新集經論錄

新集異出經錄

卷三：新集安公古異經錄

新集安公失譯經錄

新集安公涼土關中異經錄

新集律部錄

卷四：續撰失譯雜經錄

卷五：新譯抄經錄

安公疑經錄

新集疑經錄

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

三、總經序：

卷六至卷十一：此六卷名為序集，錄《四十二

章經》至《千佛名號》各

書之序多篇。

卷十二：此卷名雜錄，錄各書序凡十篇，而

祐所自作者為名。

四、述列傳：

卷十三至十五：此三卷名為傳，自安世高至

法勇凡傳多篇。（註七）

祐錄《銓名錄》乃踵襲安錄，有所損益，

餘三部分為其自創，其貢獻如下（註八）：

（一）敘述佛典來歷及繙譯方法。

（二）新立「異出」一部——一經而有

數譯本者，備舉之，以資比較。此法為祐錄始創，後諸錄以「一譯」「異譯」分類，乃師其意也。

（三）新立「抄經」一部——節抄之

本，另立一部，以別於原本，猶史鈔子鈔之別為類也。

（四）廣搜經序——此實佛藏提要之椎

輪，令學者讀其序，而窺其崖略。朱彝尊《經義考全》錄各書之序，作法已晚祐錄千餘年，足見祐錄之優異如斯，且借此亦保存無限可貴之資料。

（五）詳述列傳——祐錄別為列傳一

卷，附全書之末，於知人論世最有裨益。

祐錄分類，雖多存原料之原形，而未加以細工之組織，此實前修未密之弊，宜為後出轉精者所恕，吾儕若以安錄比畧略，則祐錄之視班志，固亦無愧色矣！（註九）

五、建言衛法、弘道明教——《弘明集》

《弘明集》首次結集中國弘揚佛法、闡明佛理之重要史料，對研究中國佛學史者貢獻實大。故宋釋贊寧《僧史略》自序云：

夫僧本無史，覺乎弘明二集，可非記言耶？

《四庫提要》亦云：

六代遺編，流傳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賴以存。

蓋佛法東傳中土，與固有儒、道二家相激相盪，漸成為中華文化之重心，其間痕跡，可由此一窺大概，故極富史料價值。（註十）

本書為總集體，所錄概為闡揚佛法之文，中以書啓論述為多，皆鏗然可誦。作者約六十人，如桓譚、牟融、桓玄等人，其中僧十九人，如慧遠、支遁、道標等人，多為東漢至齊梁之名宿。本書自序稱：

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

拈出本書纂集之旨及名書之意。

《弘明集》於中國佛教史、思想史上之價值，約有下列數端：

- (一) 東漢至梁時諸大德「為法禦侮，摧邪破惑」之作，其所欲辯之問題有：
1. 疑經說迂誕，大而無礙。
 2. 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
 3. 疑莫見真佛，無益邦國。
 4. 疑古無法教，近出漢

(二)

世。5. 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6. 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其中，有佛教思想與中土固有儒道思想不合而起之爭端，亦有基於民族自尊心與夫政治經濟上利害而起之衝突，皆彌足珍貴之史料。

疑難源自儒道二家，故辯解者，亦須精通二家之書，出入儒道二家之思想，始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且借儒道二家之說以自重，雖以是而造與儒道二家思想鼎立之勢，亦以是而開與儒道相融之端。如慧遠雖入山門，仍講授喪服，又釋曇濟在虎丘講禮易春秋各七通，釋僧旻從僧迴受五經，釋智琳禮易老莊，悉窮幽致，宋釋慧琳、釋慧始皆注孝經。凡此皆釋氏兼通儒業之例。

(三)

初期佛教宣道者，若接引利根上智，多與玄學合流，事有三端：一曰般若之逐譯，以其與老莊之義頗有相合也。如竺叔蘭、竺法護等，皆主般若之譯事。二曰格義的推行，以外書說內典，謂之

格義，以便推行也。如竺法雅、康法朗等，皆說格義之名僧。三曰談坐之參預，借參與玄談，宣揚內學，如康僧淵、支道林皆其翹楚，事見《世說新語》及其注。若接引鈍根下愚，則多與道教合流，往往流於術數，故術神通，如康僧會「知圖讖」，安世高「善鍼脈」。《弘明集》則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之說接引利根；以「三世輪迴，善惡報應」之說接引鈍根，於佛教之開展，有其貢獻。

(四)

泯華夷界限，俾發源印度之佛教，能為中國所接受。如宋朱昭之「難顧道士夷夏論」，朱廣之「諮顧道士夷夏論」，謝鎮之「兩與顧道士書」，釋慧通之「駁顧道士夷夏論」，釋僧愍之「折顧道士夷夏論」，皆由此發，亦因而促成佛教之中國化。

六、結論

祐公於南朝佛教界之地位極為崇高，弘法影響力亦大，故門下之士亦能馳譽江表。又戒德高嚴，博學多才，其文史著述多是古代重要

之佛教文史資料。更撰制經錄，旁徵博考，多所創獲，值得後人憑藉研究與珍視。祐公性極巧思，於佛教工藝之成就有「光宅、攝山大像及剡縣石佛等」（見《高僧傳·本傳》）。又造立經藏，先後於建業城內建初寺與鍾山定林上寺，營建般若臺，造立經藏，並各有文記載其事（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集目錄》），使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其功厥偉！後人思之，當黽勉有以繼之。

註釋

- 一、曹仕邦先生曾於《新亞學報》六卷一期、七卷一、二期，發表〈中國佛教史傳與目錄源出律學沙門之探討〉專文探討。
- 二、祐公於《出三藏記集》自序云：「敢以末學響附前規（道安），率其管見，接為新錄。」是祐公亦私淑安公，並以續補安公所著綜理眾經目錄為己任。
- 三、如饒宗頤先生撰〈文心雕龍與佛教〉一文，《新亞文化講錄》一九六二年三月重改稿；方元珍撰〈文心雕龍與佛教之關係〉，七四年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四、《高僧傳》稱：「安乃總集名目，裒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祐錄載：「爰自安公始述名

- 錄」，「大法運流，世移六代，撰著群錄，獨見安公。」皆稱安公首創之功。
- 五、說詳參梁啟超〈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一文，中華書局，《佛學研究十八篇》。
- 六、姚名達所著《目錄學》第三章〈佛經目錄〉中，曾痛斥以往學者師心自用，未能吸取佛典目錄的優點，而做出此結論。說詳見該書頁九十，盤庚出版社。
- 七、此處詳參註五前揭書，唯改前引書之列表為敘述。
- 八、同註五前引書，註六前引書亦曾言及，唯亦本梁氏之說。
- 九、法經於《隋眾經目錄》卷末自序，批評祐錄「小大雷同」、「三藏雜糅」、「抄集參正」、「傳記亂經」諸缺失，梁啟超氏已為之辯解，詳參註五前引書。
- 十、關於《弘明集》中三家思想之相響應，可參看黃盛環〈從《弘明集》看魏晉南北朝儒釋道三家的響應〉，七十四年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本文榮獲馮杏芬獎學金)

唯識學是大乘佛教唯識宗的宗義，源自印度佛教彌勒菩薩、無著、世親的瑜伽行派。

本書分十二講，詳述唯識學的傳承內容和實踐，而以轉識成智、證得菩提與涅槃為旨趣。

唯識學十二講 每冊訂價 150 元

出版者：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10630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電話：(02) 7026772 · 7075802 · 7031014

傳真：(886-2) 7085054

郵政劃撥：0003484-5 慧炬雜誌社